

《列女傳》韻語研究

宋明慧 伍宗文

1·1 劉向的《列女傳》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女性人物的傳記，共記述先秦有代表性的妃、姬、母、妻、潔婦、亂女等各類女性一百餘人。《漢書·劉向傳》稱“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逾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由此可見，劉向著此書，一如《說苑》《新序》等，其良苦用心在於啓迪人們，特別是統治階層的人士以史爲鑒，從前世各類女性的人生軌迹中悟出經驗或教訓，有所發揚，獲得警示，以便實現所謂“修齊治平”的人生理想。

劉向此書不僅漢代即有續作附入其書流傳至今，“孟母三遷”等著名故事正是從這里發端，而且自《後漢書》以降，歷代正史、方志幾乎無不設有專門篇目，以記述一朝或該地各類有代表性的“列女”，其書的深遠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1·2 《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著錄“劉向所序六十七篇”，顏師古注：“《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載《列女傳》十五卷，注曰“劉向撰，曹大家注”。其書屢經傳寫，至宋代已非復古本，曾鞏《序錄》稱曹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耳”；蘇頌以“頌義”編次，復定其書爲八篇。王回《序》曰：“此書有‘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

‘辯通’‘孽嬖’等目，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公紀》，頌如《詩》之四言。”南宋嘉定年間，武夷人蔡驥在蘇、王二本的基礎上整理刊刻《列女傳》，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於目錄中間，頌見各傳之后，題《古列女傳》七卷，《續列女傳》一卷，或通題八卷。今所見各本皆由此而來^①。

1·3《列女傳》目錄中，前七卷有用韻語寫成的“頌義”小序各一章，章10句（其中第七章缺最后四句）；各篇人物傳記（其中卷一第十五缺）末尾的“頌”全爲韻語，各8句，凡104章。全書共有韻語111章，898句，用韻480餘處。大約由於《列女傳》首先是人物傳記的緣故，迄今不僅漢語語音史的論著對此概未提及，連專門研究漢語斷代音系的有影響的著述，如《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漢魏六朝韻譜》^②等也均未論及，因此有加以討論的必要。

1·4《列女傳》的韻語出自何人之手？《顏氏家訓·書證》以《列女傳》“頌義”的著作權屬諸向子劉歆，《隋書·經籍志》因之，徑標“《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四庫全書提要》認爲這是“訛傳”，因爲這種說法“與漢史不合”，斷定“其頌本向所作”，因此“前七卷及頌題向名，續傳一卷則不署撰人”。又《文選·張衡〈思立賦〉》“雙材悲於不納兮，並咏詩而清歌”李善注：“劉歆《列女傳頌》曰：材女脩身，廣觀善惡。”但這兩句並不見於今本《列女傳》，所以本文採劉向說。儘管劉向也好，劉歆也罷，對西漢晚期韻部的討論關係並不大。

2·1《列女傳》曹大家注已佚，清代有郝懿行妻王照圓補注及汪遠孫妻梁端校注^③。兩本的韻語部分文字小有差異。如《魯莊哀姜》頌“齊桓征伐，酖殺哀姜”，一本“酖”作“鴆”；《衛宣夫人》頌“公薨不反，遂入三年”，一本“反”作“返”；《夏桀末喜》頌“奸軌是用，不恤法常”，一本“軌”作“宄”之類，涉及異體字、古今字或假借字。又如《齊田稷母》頌“君子受祿，忠

不素食”，一本“忠”作“終”；《晉趙衰妻》頌“生雖尊貴，不妒偏房”，一本“生”作“身”；《魯季敬妻》頌“匡子過失，教以法理”，一本作“匡子之過”之類，兩義皆通。這一類異文跟押韻無關，本文一律置而不論。凡出現在韻腳位置的異文，如《啓母涂山》頌“啓母涂山，維配帝禹。辛壬癸甲，禹往敷塗”，一本“塗”作“土”；《召南申女》頌“要以必死，遂至獄訟。作詩明意，後世稱誦”，一本“誦”作“頌”之類，本文一以王氏補注本爲據，另以“（）”標出異文。

2.2《列女傳》韻語的入韻字，有的並無異文，王、梁二人也作了若干考訂。對此，本文在仔細考察韻語跟傳文內容關係的基礎上，根據由秦至漢韻部的發展演變，並結合同時代其他詩文的押韻情況予以綜合分析，擇善而從。

二人的訂正，有的涉及通假字或聲近致誤的字。如《齊孝孟姬》頌“孟姬好禮，執節甚公”，《楚成鄭瞞》頌“自嫌非子，以殺身盟”，《魯宣繆姜》頌“繆姜淫佚，宣伯是阻”，她們均以爲“公當作恭”，“盟猶明也”，“阻當作怛”。此類所涉兩字韻部相同^①，對於協韻並無實質性的影響。

當入韻而不韻，二人的考訂多有可從者。如她們都認爲《湯妃有莘》頌“媵從伊尹，自夏適殷”，“殷”跟“明、行、殃”不協，當作“商”。《楚老萊妻》頌“蓬蒿爲室，莞葭爲蓋”，“蓋”跟“陽、行、亡”不協，當作“牆”。傳文謂“萊子逃走，耕於蒙山之陽，葭牆蓬室”，且《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引《列仙傳》正作“莞葭爲牆”。《叔孫敖母》頌“殺而埋之，泣恐不及”，“及”當作“久”，以韻“道、首、壽”。“及、久”形近而誤，極有可能，且據羅常培、周祖謨（16）研究，先秦之部“久”字兩漢已入幽部，“在詩文裏見到七次”，六次“都跟幽部字押韻”，劉向本人的作品中就有證據。如：

《九嘆·遠逝》：“悲故鄉而發忿兮，去餘邦之彌久。背龍

門而入河兮，登大墳而望夏首。”

因此作“久”可從。又如王氏因《齊女傳母》頌“稱列先祖，莫不尊榮”之“榮”跟“元、先、身”不協，以爲是“榮尊”的誤倒；《魏節乳母》頌“公子乳母，與俱遁逃”之“逃”跟上文“孫”不協，認爲當作“逃遁”；《蔡人之妻》頌“宋女專慤，持心不願”之“願”當作“傾”，以韻“精、聽、貞”。《趙悼倡后》頌“受賂亡趙，身死滅國”，王氏以爲“國字失韻，或改作族”，以韻“足、慤、欲”。考傳文言“趙亡，大夫怨倡后……乃殺倡后而滅其家”，頌中既言“亡趙”，則不當再言“滅國”。

2·3 不過二人涉及韻腳字的考訂，有的則未必可從，有的又語焉不詳，需要進行一番辨析和梳理。例如：

《楚子發母》頌：“子發之母，刺子驕泰。將軍稻粱，士卒菽粒。”王氏以爲“粒、泰非韻，疑‘菽粒’當作‘蔬糲’”。但是，此傳兩言將軍“朝夕芻豢黍粱”而士卒“並分菽粒而食”，濃縮或概括傳文以成頌，合乎全書通例；古代雖有“蔬糲”一詞，以指粗食，如《北史·張湛傳》言“〔銑〕性至孝，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但上古文獻未見使用；“粒、糲”形、音迥異，秦漢古籍也未見二字互訛或通假的旁證。總之，王氏的懷疑明顯證據不足。羅常培、周祖謨歸“泰”字入祭部（31），以“粒”字入緝部（240），司馬相如《封禪文》韻“際、答”，正用這兩部合韻。因此，王氏之說並不可取。又如《魯黔婁妻》頌：

黔婁既死，妻獨主喪。曾子吊焉，布衣褐裳。安賤甘淡，不求豐美。尸不掩蔽，猶謚曰康。

王氏以爲“‘衾’字失韻，蓋‘裳’字之誤；‘美’字失韻”。然而傳文言黔婁之尸“緇袍不表，覆以布被”，前去吊唁的曾子稱他“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顯然，頌中“衣”指“袍”。《禮記·喪大記》“袍必有表”鄭玄注：“袍，褻衣。”而“衾”字不誤，以指“被”。

《說文》：“衾，大被。”又“被，寢衣也。”《玉篇》：“被，衾也。”《論語·鄉黨》“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集解引孔安國曰：“今之被也。”因此，“豐美”當作“美豐”；首尾“喪、康”爲韻，中間“冬、侵”合韻^⑤，算是一個特例。再如《棄母姜嫄》頌：

弃母姜嫄，清淨專一。履迹而孕，懼棄於野。鳥獸覆翼，
乃復收恤。卒爲帝佐，母道既畢。

魚部的“野”跟質部的“一、恤、畢”不協。王本指“野字失韻，蓋誤”，梁本以爲當作“隘”。但傳文謂姜嫄：

行見巨人迹，好而履之。歸而有娠……終生子，以爲不
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
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

劉向的描述原有所本，試比較：

《詩·大雅·生民》：“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
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孔疏：“嬰兒之在
林野，當爲鳥獸所害，乃值人所收取，是可美大矣。”朱熹集
傳：“隘，狹。”

兩者前後相承的痕迹十分明顯。從下文“鳥獸覆翼”判斷，頌中的“野”無疑兼“平林”與“寒冰”而言之；如果改爲“隘”，不但陷於片面，“棄於隘”也文不成義，而且“隘”爲錫部字，於韻仍然不協，西漢詩文中也未見二部合韻例。類似的例子如《楚武鄧曼》頌“識彼天道，盛而必衰”，脂部的“衰”跟前後蒸部的“興、薨、稱”不協；《許穆夫人》頌“衛君不聽，後果遁逃”，宵部的“逃”跟其前脂部的“齊、依”與其後歌部的“馳”都不協^⑥。王氏因二字“失韻”均疑“蓋誤”，何字之誤，不得而知。對此，本文實事求是予以存疑。

3·1《列女傳》全書韻語的韻例雖然以隔句押句尾韻爲主，但是篇首的頌義小序跟人物傳記後的頌不盡一致。

篇首的“頌義”小序都以“惟若”二字加上篇名領起，如

“惟若母儀”“惟若孽嬖”等，並且首句一律入韻，然後隔句押句尾韻。有的一韻到底，例如：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咸曉事理，
知世紀綱。循法興居，終日無殃。妃后賢焉，名號必揚。

明、方、章、綱、殃、揚：陽部。有的並不這樣，或者合韻，或者換韻。例如：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為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
以漸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儀：歌部，智：支部，以相鄰的兩部合韻。義、化：歌部，業、法：盍部，一段韻語三次換韻。再如：

惟若孽嬖，亦甚嫚易。淫妒熒惑，背節棄義。指是為非，
終被禍敗。

嬖、易：支部，義：歌部，敗：月部，換韻後又以陰、入通韻^⑦。篇首“頌義”小序的用韻情况大致代表了《列女傳》韻語押韻的各種類型。

各人物傳記後“頌”的用韻跟“頌義”小序略有不同。一百餘章“頌”中，約三分之一以傳主之名領起首句，但第二句的尾字卻很少跟首句尾字押韻，例如《啓母涂山》頌並不依“山”字用元部韻，而以“禹、並（土）、序、父”韻魚部。全書首句不入韻的“頌”佔絕大多數；首句入韻因而入韻字多於四個的不過兩三章，如《京師節女》頌以“女、父、許、所、下”為韻，《殷紂恒己》頌以“紂、修、道、謬、囚、周”為韻等。

3.2 《列女傳》的“頌”雖然清一色“如《詩》之四言”，但其用韻情況卻跟《詩經》多有不同。《詩經》一般“韻在詞上”，而本書韻語的入韻句如果句尾恰好是個虛詞，該詞卻全都入韻。例如《周室三母》頌末句“亦甚大矣”，“矣”跟上文“姁、起、母”韻；《齊管妾婧》頌第二句“命管迎之”，“之”跟下文“疑、詩、治”韻，《衛姑定姜》頌“泣而望之”、《柳下惠妻》頌“莫能

易之”、《晉弓工妻》頌“公遂釋之”的“之”全都如此；《楚於陵妻》頌第二句“王使聘焉”，“焉”跟下文“煩、安、園”韻，《周宣姜后》頌“宣王悟焉”、《齊桓衛姬》頌“桓公加焉”、《齊孤逐女》頌“王猶見焉”、《齊女徐吾》頌“李吾絕焉”的“焉”一律入韻。又《詩經》中不乏交韻，即奇數句和偶數句的尾字分別爲韻。《列女傳》中有的韻語看似如此，例如《柳下惠妻》頌：

下惠之妻，賢明有文。柳下既死，門人必存。將誅下惠，妻為之辭。陳列其行，莫能易之。

妻、死：脂部；文、存：文部。單看前半，似乎韻字交叉。但是後半“辭、之”爲之部字，而“惠、行”分屬質部和陽部，彼此後不相協，更不跟“妻、死”協。即便如此，全書韻語中類似的例子也爲數極少，可見奇數句的尾字相協純屬偶然，絕不是作者的有意安排。綜觀全書韻語押韻的整體情況，我們認爲此頌祇有四個入韻字，兩韻一轉。全部韻語沒有交韻。

3.3 根據西漢時期漢語韻部的發展演變^⑧情況來考察，《列女傳》韻語的押韻可分爲以下幾類：

一韻到底，共 64 章，佔全部韻語數的近 60%，按照數量的多少依次是：之部 12 章，陽部 11 章，真部 8 章，魚部、耕部各 6 章，東部、脂部各 5 章；職部、幽部、元部各 2 章，屋部、鐸部、錫部、質部、侵部都祇有 1 章。

換韻（一般兩韻一換，個別的三韻一換）的 22 章；

兩部合韻或通韻的 13 章，既合韻或通韻又換韻的 9 章，存疑的 3 章。

幾類中合韻的情況最值得注意。如羅常培、周祖謨論及“兩漢韻部之間通押的關係”時所說：“這可能是由於作者的方音本爲一部，所以在一起押韻，也可能是因爲作者在押韻上很難做到不超出同一部的範圍，隨着文意，祇要兩部字音相近也就在一起通押，推想這兩種情況可能都有。但不論屬於哪一種情況，凡在一

起通押的聲音必然相近，聲音不相近的也絕不會在一起相押。”

(45) 憑什麼判斷聲音相近不相近呢？本文把握的尺度是必須有作者的其他韻文或同時期其他作品通押的旁證。例如劉向《九嘆·惜賢》韻“開、塵^⑥”（帶點的是脂部字，下同），枚乘《柳賦》韻“絲、遲、絲、之、詞”，揚雄《逐貧賦》韻“衣、胝、肌、遲、之”，司馬相如《美人賦》韻“衣、肌、脂、懷、回、辭”，無名氏《鐃歌戰城南》韻“思、歸”，則《魯秋潔婦》頌的“歸、思”，《周幽褒姒》頌的“姒、子、至、祀”可視為之、脂合韻；揚雄《反離騷》韻“佳、眉”、《交州箴》韻“支、犀”、《羽獵賦》韻“技、帥”，則卷三小序“懈、利”可視為支、脂合韻。

4.1 羅常培、周祖謨認為“文人一向是貴古賤今的”（6），他們“用韻常有不一致的現象，有的規摹前代，有的根據當時的讀音，所以參差不齊”（22）。例如“母”本之部字，但《詩·鄘風·蟋蟀》韻“雨”，《逸周書·允文》韻“語、武、所、戶、下、字、輔、土”，《易經·說卦》韻“父”，《淮南子·修務》韻“下、古、戶、寡”；《禮記·內則》：“煎醢加於黍食之上，沃之以膏，曰淳母。”鄭玄注：“母讀曰模。”《曲禮上》“鸚鵡能言”《釋文》本作“嬰母”；《說文》：“鸚，鸚鵡也。從鳥，母聲。”這些押韻、通假、異體，都跟魚部字相出入，說明它的讀音的確在變化。而在《列女傳》韻語中，“母”六次用作韻腳字，五次仍然跟之部“婦、改、禮、理、起、恃、姒、已、矣、子”等字為韻，祇在《周南之妻》頌中韻魚部“土”字。

儘管如此，《列女傳》的韻語還是能為漢語韻部由秦至漢的發展演變提供一些十分寶貴的信息。例如羅常培、周祖謨認為“魚侯兩部合用是西漢時期普遍的現象，這是和周秦音最大的一種不同，作家之中除僅僅存下一、兩篇文章的不算以外，……沒有不是魚侯兩部同用的。惟有劉向、劉歆父子所作似乎和《詩經》的部類相同”，尤其是劉向“用韻表現得很特殊”。因此，他們祇能

以《九嘆·遠遊》韻“浮(幽)霧(侯)舉(魚)”這唯一的通叶例,再以《逢紛》韻“髦(宵)露(魚)”、《遠逝》韻“珠(侯)旄(宵)”的例子,輾轉推斷“魚侯兩部聲音必然相近”(21)。《列女傳》卷五《周主忠妾》頌的押韻恰好可以彌補這一例證的空缺:

周主忠妾,慈惠有序。主妻淫僻,藥酒毒主。使妾奉進,僵以除賊。忠全其主,終蒙其福。

此頌中途換韻,後半韻職部,前半韻“序、主”,正屬魚、侯合韻,爲羅、周的結論提供了幾乎是唯一的直接證據^⑩。

4·2 羅常培、周祖謨認爲《詩經》音“到了兩漢時期脂微兩部除了上聲還有一點兒分用的迹象以外,平去聲完全同用,沒有分別。至於入聲,也是如此”,而且“兩部的陽聲韻真文兩部在兩漢時期也是合爲一部的,結果,陰陽入三聲的演變完全一致”(30)。這從《列女傳》韻語的押韻中也可以找到不少佐證,祇是沒有質、術相協例。例如《魯臧孫母》頌韻“威、依、齊、歸”(帶點的是脂、真部字,下同),《許穆夫人》頌韻“齊、依”,《齊東郭姜》頌韻“妻、依”;卷四小序韻“順、進、信、俊、慎、訓”,《晉范氏母》頌韻“信、民、仁、分”,《趙將括母》頌韻“秦、軍、身、存”,《衛寡夫人》頌韻“門、年、渾、君”,《梁寡高行》頌韻“純、信、身、人”,《陳女夏姬》頌韻“陳、身、臣、分”,《衛二亂女》頌韻“親、奔、君、身”,《魏芒慈母》頌韻“親、尊”等,而祇以真部字爲韻的僅《齊威虞姬》頌“年、身、天、秦”(沒有祇以文部字爲韻的)。由此可見,到了西漢“脂、微”兩部及其相應的陽聲、入聲韻部之間的界限的確已經消失。

4·3 歌部字晚周時就已有跟支部字相通的例子,如《楚辭·九歌·少司命》韻“離、知”(帶點的爲歌部字,下同),《韓非子·揚權》韻“地、解”,《呂氏春秋·精諭》韻“疵、知、窺、

離”等。羅常培、周祖謨發現“到西漢時期歌支兩部相叶更爲普遍。幾乎支部字都跟歌部字押韻”(25)，不過劉向的作品他們祇著錄了一例，即《九嘆·愍命》韻“柴、荷”。《列女傳》的韻語中歌支合韻卻遠不止一見，如頌義小序卷一韻“儀、智、義、化”，卷三韻“智、易、移、避”，卷五韻“義、避、義、訖”，卷七韻“嬖、易、義、敗”，《魯秋潔婦》頌韻“知、河”等。此後，歌部的部分字完全分化出來並入支部，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注釋〕

①參見張濤《劉向〈列女傳〉之版本問題》，《文獻》1989年第3期。

②分別爲羅常培、周祖謨著，科學出版社1958；于安瀾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③王注爲龍谿精舍本，據郝氏遺書本校刊；梁注爲四部備要本。

④本文論古韻部，一般依據①（文中引用時以數字標明該書頁碼），並參以唐作藩《上古音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

⑤唐作藩以“豐”歸冬部，《離騷》的“豐隆”、揚雄《甘泉賦》的“豐融”與《後漢書·馬融傳》的“豐彤”都是疊韻聯綿詞，“隆、融、彤”並冬部字，冬部戰國以後纔從侵部分出，“衮”即侵部字；羅常培、周祖謨(33)歸“豐”入東部，揚雄《尚書箴》韻“聰恭/風”，爲“東、侵”合韻例。

⑥不過歌、脂合韻即使劉向的作品中也有例，如《九嘆·憂苦》韻“離、哀”，《遠遊》韻“迢、巍”，又“馳、指”，《惜賢》韻“婁、峨蠡嵯”。

⑦羅常培、周祖謨(170)歸“敗”字入祭部。關於“通韻”，參見王力《詩經韻讀·詩韻總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⑧我們注意到，學者對此看法並不一致，如羅常培、周祖謨(14，又30)認爲魚與侯，脂與微，質與術，真與文已經分別合並，加上祭部，共27部；而王力（《漢語音史》卷上第二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82）不立祭部，認爲“漢代沒有侯部，因爲先秦侯部字都轉入魚幽兩部去

了”，微物兩部、脂質兩部都“與先秦一致”，文部祇是部分字“轉入眞部”而“範圍縮小”，這樣“漢代共有二十九個韻部”。本文從羅、周。

⑨按：王褒《九懷·陶壅》“霾土忽兮塵塵”，“塵”一作“晦”，與“娛、疑、疑、辭”韻；《廣韻·灰韻》“塵，塵也”，莫杯切又摸卧切；《集韻·灰韻》：“晦，塵也。或作‘塵’。”謀杯切。今從羅常培、周祖謨(131)歸之部。

⑩上述①(25，又141)已將“主”字列入魚部。

〔附錄〕《列女傳》韻譜

之部：《周室三母》妣起母矣《衛姑定姜》詩之尤辭《晉文齊姜》怠疑謀基《宋鮑女宗》理已妣里《魯公乘姒》理起止耻《楚昭貞姜》臺來疑姬《魯寡陶嬰》子理止紀《陳寡孝婦》子母改婦《魯孝義保》起母子侍《梁節姑姊》理起子己《齊管妾婧》之疑詩治《衛宣公姜》子士殆起《序五》疑基《魯季敬妻》理母《晉趙衰妻》嗣備《陶荅子妻》倍改《柳下惠妻》辭之《魯義姑姊》理止《晉弓工妻》材之《趙佛肝母》理子《齊相御妻》己子《魏芒慈母》母子 合韻之脂《齊義繼母》禮己母子《周幽褒姒》姒子至祀之職《宋恭伯妻》意備悔事《齊太倉女》識備意事《楚考李后》嗣弑

幽部：《殷紂妣己》紂修道謬囚周《孫叔敖母》道首及〔久〕壽 合韻幽宵《齊相御妻》道效

宵部：合韻 宵幽《魯漆室女》妙嘯

魚部：《有虞二妃》女下苦祐《啓母涂山》禹土序父《衛宗二順》固故舍暇《京師節女》女父許所下《楚野辨女》者怒序語《魯宣繆姜》阻〔阻〕魯下補《陶荅子妻》家姑《周主忠妾》序主《楚江乙母》度布 合韻魚之《周南之妻》土母在子 魚鐸《楚莊樊姬》妒處路伯

歌部：合韻 歌支《序一》儀智義化《序五》義避義談

支部：合韻 支歌《序三》智易移避《魯秋潔婦》知河 支脂《序三》懈利 支歌祭《序七》雙易義敗

脂部：《秦穆公妻》姊涕死弟《楚昭越姬》死禮美比《代趙夫人》弟姊禮死《魯臧孫母》威依齊歸《黎莊夫人》衰乖微歸《密康公母》衰歸《息君夫人》妃衰《魏節乳母》違遺《齊東郭姜》妻依 合韻 脂之《魯秋潔婦》歸思 脂歌《許穆夫人》齊依逃？馳

祭部：合韻 祭緝《楚子發母》泰粒

蒸部：《齊杞梁妻》崩薨《楚武鄧曼》興薨衰？稱

東部：《序六》通從凶重公頌《召南申女》容從訟頌《齊孝孟姬》公〔恭〕容從同《楚處莊侄》童凶重功《魯桓文姜》公通胸凶

陽部：《序二》明方章綱殃揚《湯妃有莘》明殷〔商〕行殃《楚老萊妻》陽蓋〔牆〕行亡《齊靈仲子》明光祥殃《魏曲沃負》王明綱兵《楚成鄭瞞》常王強盟〔明〕《邵陽友娣》兄行殃明《齊傷槐女》傷惶王殃《趙津女媚》荒惶喪揚《夏桀末喜》揚荒常商《魯莊哀姜》莊橫亡姜《魯季敬妻》姜明《晉趙衰妻》明房《齊杞梁妻》喪當《齊靈聲姬》亡喪《魯黔婁妻》喪康 合韻 陽耕《晉伯宗妻》亡羊殃荆《齊宿瘤女》桑常明榮

耕部：《魯之母師》經情榮名《晉羊叔姬》性命正爭《蔡人之妻》願〔傾〕精聽貞《晉圉懷嬴》嬴聽平傾《蓋將之妻》精生榮名《趙靈吳女》靈生成傾《晉弓工妻》成刑《魯漆室女》生城

真部：《序四》順進信俊慎訓《齊威虞姬》年身天秦三《晉范氏母》信民仁分《趙將括母》秦軍身存《衛寡夫人》門年渾君《梁寡高行》純信身人《陳女夏姬》陳身臣分《衛二亂女》親奔君身《鄒孟軻母》分倫《柳下惠妻》文存《密康公母》損殞《衛靈夫人》存門《息君夫人》新賢《魏節乳母》孫遁《珠崖二義》人恩賢《趙佛肸母》君論《齊鐘離春》門君《晉獻驪姬》奔昏《楚考李后》申身《魏芒慈母》親尊 合韻 真元《齊桓衛姬》信身焉人《齊孤逐女》門焉文君《齊女徐吾》貧焉分言《齊女傅母》然尊先身《周宣姜后》賢宣焉君

元部：《楚接輿妻》賤亂館難《楚於陵妻》焉煩安園《鄒孟軻母》焉冠《衛靈夫人》焉然《珠崖二義》愆傳《齊鐘離春》宣煩《晉獻驪姬》獻權

侵部：《阿谷處女》南風深淫《楚江乙母》心尋 合韻 侵東《魯黔婁妻》衾豐

職部：《契母簡狄》翼飾德力《齊田稷母》直德力食《周主忠妾》賊福《楚子發母》力德

屋部：《趙悼倡后》足慙欲國〔族〕

鐸部：《曹僖氏妻》白作〔祚〕托釋

錫部：《楚白貞姬》續璧易績

質部：《楚平伯嬴》室栗一節《魯義姑姊》節侄《齊靈聲姬》失疾《棄母姜嫄》一野？恤畢

月部：《齊東郭姜》殺滅

盍部：《序一》業法

（宋明慧 四川大學中文系 2001 級漢語史專業碩士生

伍宗文 四川大學中文系 郵編 610064）

感謝贈書

日本創價大學國際佛學高等研究所辛島靜志教授惠贈：《正法華經詞典》、《〈妙法蓮華經〉詞典》，本刊謹表誠摯的謝意！